

監 獄

王任叔作

光華書局出版

1927

監獄

王任叔作

光華書局出版

1927

監獄：王任叔作

光華書局發行

實價七角五分

本書有著作權

目 次

美底消滅	1
監獄	9
淒情	25
村婦	41
晚霞	73
悵惘	109
待嫁	125
風子	138
題於監獄之後	1

美底消滅

顯然的「處女」和「少女」這二個詞兒有不同的地方。大概前者是女子還不曾做過人家底妻子底稱謂；而後者則是適當妙齡二八左右者底稱謂。在這二者之間，你或許是更愛少女，因她有燦爛盈射的雙眸，柔膩疎散的黑髮，霞緋月白

的膩頰，以及潛伏在胸前的一對小塵，包涵在脣間含有抒情詩風味的二撮微笑……總而言之，你更愛她，是因為她是一個美底精靈，是美底象徵！可是你却莫容賤視處女，年長的處女。你應該知道在她未曾做過人家底妻子以前，她還一樣有少女底神韻，不過因着憂鬱底關係，把美妙的少女底神韻，潛伏着不曾閃爍出來吧了。然而你倘能留意，你只要當雨後到山野之間去游逛，你仰頭可以看見天空中滿塗着淚雲，背後爲愛底陽光所照射，映呈出灰白的顏色。而且還可斷定，你還能看見雲縫間一綫的，或許如柳葉似的，或許如彎月似的，蔚藍的天空。這就是年長的處女鬱愁的臉上，清靈的明瞭底光了。至於她底心也可以擬之於陰晨底清歌，她底行動也可以擬之於幽室底蘭香，……實則她底美點被年歲底落花掩蓋呵！她雖不若少女有明麗的像太白底抒情詩一般的風韻，而她確有沉着的像陶潛底抒情詩一般的幽妙。所以我對於二

者底美底繁念都是很親切的。惟有婦人——惟有由處女時期退出來的婦人呵，我只能見到牠是淫囂的肉游閑的屍……

(二)

這次我從家鄉出來，住宿在大橋的連山會館裏。瀟瀟的夜雨，驚動了我孤眠的滋味。這只好使我在黑夜裏，張開着眼，作寂寞的夢了。本來我是頗能作白天底夢的。在白天底夢裏，我還能看到奇形怪狀的夢中人；空虛底心，也夠足安慰了。惟有在黑夜裏張眼作夢，只見到一片黑暗。就是把這心底空虛填滿了黑暗，也只是感覺得墓墳中一般的滋味，雖是有着落比無着落終好一着。但只此一着，已夠足驚動我胸中潛伏着的悲哀底鳥了。

第二早晨，鼓勵着怠乏的脚力，踏着二十里的長路，到了西塢。碼頭孤獨地站在黃色的江波

邊，並沒有他底伴侶並肩。顯然可以曉得時未臻午。我只好到飯店間去消遣。——一提到飯店，便不期然的在腦府裏記憶起有二個美雅精靈底那一家。

只有一個少女坐在櫃前梳洗，盈盈的媚眼對於這新來的貴客底我注射一次後，一把熱氣噴漲的白巾便又揩過她的臉上了。門旁站着二個長衣一個短衣——看去似乎新從床上起來，未暇穿長衣的模樣——底貴客。使我驚奇於像那麼早的時候，居然有貴客來降臨這飯店。但接着，待我坐定以後，我又癡想着嘴邊不時微笑的那個少女，爲何不見了。

三個一淘兒向我這孤獨的貴客驕傲的走入飯店底裏間去了。像那麼樣暗藏的大菜間，也只有他們能配住宿。像我那種人只好在出面的外間呆坐。然而我得霸有這一空間，私瞞那尊美底女神底神，我也心滿意足了。更何幸，那美底女神，每當他梳洗之時在她疎疎的前髮之間時送着

盈盈的媚眼瞅我，在她那還不曾施過粉的潤紅的脣間微鼓起一層薄皮妒我呢？——我真的毫不感到寂寞了。不過我心中終還不時想着那個嘴邊微笑的少女。

悶葫蘆不久猜破了。當那個向我白眼的少女梳洗完畢以後，那我所繫念的少女又端着面盆出來了。然而真個還是少女嗎？你看她那穿着藍色團花的旗服，不是昔日玄衣底人了。你看她滿手滿臂底金環，不是昔日素臂底人了。你看她豐滿如要墮肉的兩頰，斷送了她兩脣旁的微笑了。你看她迂緩而疲搖的行動，不是昔日輕輕跳過門限的兩足了。你看她圓髻斜倒的亂髮，不是昔日眉梢上橫拖的柔髮了！……啊！一切，一切……不是昔日的美齡少女了！

一陣無謂的傷感以後，自然接着起了一陣游移的疑測。『莫不是作她父親底搖錢樹了嗎？』這是我第一起來的想念。『但是，不會，風俗，環境決不會使她成搖錢樹。』接着我又自己解釋了

。然而——然而——

她搖搖擺擺的走到櫃旁，絞了一把面布後，她也一樣的賞我眼光一個。繼而她微笑地——實則是駭人的貓笑——示驕地——自然是示她手臂上金環子底驕——向我一旁癡坐着而我不曾注意到的那短衣者說了：『昨夜，阿是發財呀？』她的語調顯示她昨夜底睡眠未足，而且她底聲音，宏直而啞塞，又足以顯示她已然不是處女了！

『發財，什麼財，賭出了一元多錢——不過如其你能和我來一來，那麼像你們漢口朋友，金子又多，或者能夠得着發財的機會了。』

『漢口』這使我疑慮了。接着我就斷定她是已嫁給漢口做生意的人了！她已不是處女了。

一切事情都解決了，當她走入我所謂大菜間裏面去了的時候，我知道一切事情的底蘊。她和他們說話，她和他們嬉笑，她底金環底針鐺和他們口中飛揚出來的煙氣，可稱是他們底人

生底最大目的，她已不是美底象徵，美底精靈，她是那個短衣者底妻子，已有專屬的主人，莫用我繫念了。

在撒但高坐在寶座上的時候，美底神像被金斧剝琢得體無完膚。對於這美底消滅，我怎能不愴然！

監 獄

(一)

是前年蕭瑟底秋日，我在北門旁一所學校教書，神經衰弱病支配了我，每當中午傍近時候，頭目昏暈呼吸急促。雖在白天之下，却開眼作着眩迷底夢，工作於我，無異猙獰底惡魔，毫不感到些微興趣。兼之主事若嚴，同事柏芳，自謂身

染肺疾，益使我毛髮森立，似乎我底頭上翱翔着危病底黑衣神，將欲攫掇我底生命之華，授與死神支配了。

幾年來盡詛咒生底煩厭，此時却危懼死底太早了。這反覆的情懷自己也難解此中玄理，只好在孤燈悽愴之下對影長笑一聲而已。於是每當夜餐已畢浮霞泛映之時，約友緩步，便成了我養生底習慣了。

像那麼樣囂煩底市街中，要擇個乾淨底所在，讓我們悠游緩步，實是很難底事。尚幸我校地傍北門，有一片墓坎零錯的曠地，足以夠我們盤桓着走，斜倒着睡。

約了柏芳，莘芬，逕出校門，在左右二條通道之間，定然佇立一回，決定我們底趨向。倘然我們決向曠地那一條右手路上去的，我便有三個地方要深深注視的。第一便是金魚園那一家底矮屋。因為那家有一個玄衣粉面底女人，在我上教室時得以時常看到她勤奮地在做家務，看她

那背胸兩部，渾圓發達底筋肉，表現在她那狹小的衣外；與她那輕捷強勁底步調，衣袖高捲下井挈水歸來時底皓臂，使人油然會生無限的愛憐之情。兼之，她能引同鄰近底少女，時來看她園中底金魚，謔浪笑傲，嬉逐庭間，似又故意來慰我旅客底寂寞，怎能不使我過其門而不頻頻探望呢？

第二我要用心注意的地方是那紅牆危立的仁德女校了。這也因每晚我們走過終能看見女郎們在樓下遊廊之間，或攜手迴步，如在兩相喁喁蜜語，或憑欄下瞰如在欣賞媚嫵底園花，或依柱彎腰側目牆外行人，表現出頹喪萬狀：雖是我們從遠處望去，面目不能清明辨識，然而她們飛飄的裙裾，豔色的裳服，與那鬱黑底雲鬢，對於這見影猶憐的我，終覺得有芬芳底蘭香，頻頻送到我鼻管間來。兼之有時我們竚立於她們校外閑談時，有清脆底按彈鋼琴之聲，因按彈者手術不精，斷絕地飛度牆外，讓我們諦聽。

於是我們又看到前面一泓平展的小池，鄰

鄰皺皺起的波紋，如彼裊裊底琴聲底脚尖，踏過水面，一種抒情詩底想象，迷模恍惚地在我腦中起來了。我已若靠在穿着楊妃色底輕紗底美神之廳旁，她那柔荑指兒彈奏出幽盈底琴聲，漾蕩，漾蕩，漾蕩起我心湖中底同情波調了。所以這一泓清池，也是我所繫念的一種。

我們每當走到那片曠地以後，那柔綠底草地，對於我似乎有一種甚大的引吸力，無異於愛人溫潤而潔白底酥胸，使我不得不撲入而臥倒了。

我們中莘芬比較愛淨潔，老是盤足而坐，他那白底鞋子，放在綠底草上，映着他淡藍底制服，頗有一種幽士底風度。我臥倒後老是頭枕在他底脚股，表現着我是正在需要一種愛底親撫底渴望。柏芳許是不大坐在草地上影子似的修長地矗立着，如在睜看西方變幻的晚霞，如在聽城外嘹唳的江風，如在神描那自然底畫圖於心版之上。

莘芬底戀史獨多。我們只要把唱琴底機括一撥，他便能娓娓動聽地談着。他不但談及自己婚姻底苦痛與新得戀人底欣歡，他還能報告許多關於別人底戀史。最使我奇愕的，我們看到中國關於戀愛底古劇，都是後花園幽會一般的情節。而莘芬所敘述的戀愛底事，却變化得如雲霞一樣，各有不同的意味與風趣，真耐人仔細諦聽，輕慢咀嚼而不倦。益使我相信天下事最糾纏不清的只有戀愛了。

談話以外我們便在地土打滾，在地上做柔軟體操。我們底行動，隨性底流泉所支配，各自舒放無礙。有時我還從地上揀一塊小石投向前展的綠萍掩面葦草旁植的一個池裏，發出了一陣韻響以後，我便默爾寂靜起來，盤膝參禪，放心於雲波上下之間，流瀉自在；吸飲了宇宙底清氣。甚而至於捉挾我的他們悄悄地離開了我，還兀自不覺着呢。

靜寂的幽趣·醒後的冷落 我都深深嘗到了